



夏仲子集



乙卯中秋烈于番禺官廨

天下治亂在乎人心正則治否則亂欲正人心先正學術古人學術非修齊治平之道无二道故无異學後世學術无殊功名富貴之求此念既殊遂有霄壤之異惟其異也故如水火之不相能於是私心日熾不至賊害正人壞亂正道不止人心若此天下其何以治孔孟汲汲於前程朱孳孳於後胥是故也

國朝康熙中大儒講之於下

朝廷論之於上雖門徑不同皆以義理爲本守之者硜硜皆能氣節自立乾隆以後四庫館啟天下學術爲之一變以義理爲空疎凡程朱所孳孳者皆一切鄙弃訕笑之後生末學靡然從風嗟乎學術如此人心尙可問乎吾友方君植之深有恫焉此漢學商兌所由作也乃今讀仲子之所論箸與植之若遙相和者斯道不

夏仲子集

序

孤豈不信哉豈不幸哉敬識數言天下有心人必願其說之行也桐城姚瑩

炯年十一二侍 先君官新安一時與 先君講學諸先生若程
徵君瑤田凌教授廷堪及吾師汪先生萊皆稱海內通人炯兄弟
朝夕聆其議論得稍稍有志于漢唐諸儒之學然是時諸經未成
誦弗暇及也年十五侍 先君歸養乃專力于鄭馬孔賈之書時
有所得道遠不獲質正于諸先生兄弟切磋鯉庭問難而已辛巳
以后再侍 先君至新安向時諸先生俱不可復見逾年新安開
志局長洲宋孝廉因培婺源余孝廉煌皆應聘來局中宋孝廉遂
于經余孝廉通天文祿術時江甯溫檢討葆淳至紫陽講席究心
六書金石之學歛江文學有誥精古今韻學炯兄弟皆得而友之
每間日必聚聚則論經史論祿論六書音均各獻其疑以資集益
家本多藏書宋元明三朝諸儒說理與 國朝人說經之書分數

夏仲子集

序

二

相埒 先君聽鼓應公之暇輒手宋元明三朝之書一編而炯兄
弟與諸君互相駁難 先君雖喜其獲益友之助然時戒其涉于
標榜不肯收束身心也己丑 先君以老歸歸數十日而弃養讀
禮之下念 先人手澤所在取宋元明以來插架之書日治數冊
久之知朱陸不同之故再久之知慈湖新會以後源流分合又再
久之乃知返觀默證體驗寸衷覺平日博覽廣記僅能得學問致
知中之一端其忝道尙不啻千里之遙乃深悔 先人在時不能
領畧又恨不得起曩昔諸先生而告之也炯年垂四十深懼死成
春間來南河書局長夏無事檢篋中舊伯勞如亂絲先抄其不甚
乖背者都爲六冊藉以就正有道今天下治經之士原不乏人炯
大率得讀其書知其家法或親見其人若更有卓然遠識爲有體

有用之學以思踵 國初當湖楊園睢州諸老之後者則褰裳從
之願爲執鞭已道光甲午六月當塗夏炯

夏仲子集

序

三

先兄仲子行狀

道元丙午變由青陽訓導行取入都歸過青山首堂時伯兄司訓
葵源仲叔兩兄村居閉戶白相師友變以匆匆治裝僅謀半月之
聚相與商榷經史疑義遂及持身涉世之要居官從政之宜方謂
壘篋孤厲歲月正長不意抵都未及兩月而仲子之赴音至矣既
自都門歸檢仲子所著僅文集六卷已寫定本而禮志一書是其
生平精力所萃徒以卷帙浩繁往返刪訂天不憖遺中壽未臻禮
堂輟業豈非斯文之厄哉惟是仲子之學推本於漢人之說經而
務治其大者遠者歸宿於宋儒之言理而能汰其不精不詳變以
同氣思私不敢阿其所好而考其所學淵源庭訓尚友古人要亦
蒙莊所謂於道槩乎有聞者歟謹詮次其學術之大畧而爲之狀

夏仲子集

曰君姓夏氏諱炯字仲子一字卯生安徽之當塗縣人祖以上世
系具詳先名宦公墓志家傳中先名宦公秉鐸新安前後十四年
以理學實學爲多士倡於其去也郡人思之請於

朝得

旨崇祀徽州府名宦祠

今上御極再得

旨崇祀當塗鄉賢祠先妣吳太安人主燈昆弟四人君其仲也君
稟體素弱幼侍先名宦公於新安讀書入塾每五日或十日輒以
病歸歸必袖所讀書於枕畔呻吟稍平瀏覽記憶故君自成童以
前讀書不能立課程而於

國朝間顧江戴之書已約畧能舉其詞又以其暇侍先名宦公畧

聆通人凌教授廷堪程徵君瑤田及汪先師萊諸先生之議論稍
稍有志於漢唐諸儒之學嗣先名宦公告養歸踰年丁先王母李
太孺人憂讀礼之暇自詣家塾中分經課子時君以久病遇里中
名醫治以六味補心二方加減半劑而沉痾頓解自是遂專治諸
經注疏旁及六書音均之學甫弱冠兩應童子試不售嘉慶丙子
前工部尙書白小山先生鎔祝學文徵留心經學命題多獨出己
意以杜夾帶勦襲之弊是年科試太平五經解中有易并卦全文
逐句詮解書禹貢莫充青徐四州逐句詮解詩小疋采芑四章逐
句詮解君解易主漢象解詩宗毛鄭禹貢則地理水道及古今文
異字參用胡朏明禹貢錐指王西莊尙書後案句梳字櫛雅達廣
覽白先生得是卷驚爲異才遂拔第一補諸生白先生任滿受代
夏仲子集

二

者爲前兵部侍郎賈東愚先生允升卽今大學士賈公禎之父君
歲試經學以辯尙書古文之僞灑灑數千言遂以第二食廩餼維
時伯兄歲科兩試皆冠其曹叔兄亦列優等而變入學補廩均出
賈先生門下大氏以古學詞賦爲前後宗師針芥之投自此先名
宦公治經課子之家法傳播京師則白賈兩先生延譽之力爲多
己卯伯兄隨賈先生入都踰年

成廟登極特開辛巳

恩科君偕叔子同赴順天鄉試不售是年先名宦公再補新安學

先太安人之任迨變捷南屬應赴計偕而先太安人暮年多病

行命遣諸兄一人歸以侍定省壬午

制科考職伯兄得一等授州同君得二等授州吏目伯兄旋充

武英殿校錄君遂以考職揭榜之次日膏車而南癸巳先太安人卒於新安官舍變隨伯兄聞赴奔喪同仲叔扶櫬歸葬畢復侍先

名宦公於新安先名宦公會揭朱子讀書法六條及元程氏讀書分年日程示諸生以由博反約循序漸進之旨至是肩雙兄弟四

人於一室俾於天倫聚首之中兼學問切磋之益一時講學之彥如長洲宋孝廉因培江甯溫檢訶葆淳縣俞孝廉正變歙江茂才

有誥每至學舍先名宦公則啟鑰縱之談論注疏六書音均以及金石地理之學變與伯兄服闋後奔馳南北而君與叔兄終日依

先名宦公膝下凡八年鍵戶誦讀寒暑無間以是學益日進著述亦日夥已丑先名宦公告休歸歸越兩月而弃養時伯兄自吳江

司訓葬喪旋里大事甫畢相與檢點先名宦公墨稼堂藏書凡數

夏仲子集

三

百種而理學書居三之一其中宋元明三朝諸儒語錄文集爲

四庫館所不載者亦三之一君取挿架之書分門別類而日日手宋元明三朝諸儒之語錄文集互相印證因得其源流分合之所

以然復取

國朝當湖楊圃睢州二曲夏峯諸儒說理之書孰爲依傍陸王孰爲尊崇朱子從違去取熟驗寸心病科舉之汨人四十以後絕意

進取覃思著書以究尊德性道問學之旨趣惜也天不假之年遂令君之聞道較遲而悟道尙有待也悲夫君之學凡屢變少年所

得亦自聲音訓詁入中年治諸經注疏謂聖賢之大經大法具載於孔朱子修儀孔經傳通解

國朝江氏永增之爲禮書綱目然自秦火焚後經籍散亡賴鄭君

之注旁通曲證足以補其二三孔賈正義網羅薈萃足以補其六七自陳祥道敖繼公橫加排擊遂使古義日湮徵文不足因習孔志一書專就鄭孔賈三家之說窮源竟委凡經所不見者以此求之立通志分志祿志三門首通志如天子諸侯以下異同唐虞三代異同諸儒異同鄭氏異同及王朝禮侯國虢二王後孔魯孔之類每子目別爲一冊次分志如冠昏飲射饗食朝聘軍旅祭祀及宮室器用之類俱詳其節次析其等殺每子目別爲一冊次祿志如文質異宜吉凶異尚之類及鄭氏改字鄭氏正經孔賈駁注南北定本及諸本異同每目別爲一冊務使三家之言如肉貫弗若網在綱庶後之學者因疏證注因注證經則禮之不徵不信者少矣惟蒐輯考訂成於一人之手而蠅頭細草卷數未定又以其浩

夏仲子集

四

漑之餘成羣經異字同音書若干卷書程七冊此君箸述之大畧也君之歸宿於理學也則自先名宦公過庭之訓藏書之貽有以啟之故君於宋元以來諸儒之學出入最嚴辯朱陸之異證陸王之同又旁及諸儒之淵源同異又攷證朱子一傳數傳之門人篤信謹守尺寸不踰參以金谿之變爲慈湖姚江之變爲龍溪其學術之有弊無弊較然如淄澠之別涇渭之分尤服膺

國朝陸清獻公謂其推崇正學闢佛闢禪有明二百年來良知之發賴以少息論其聞知之統窅然爲朱子以後之一人因箸陸清獻公宜升配十二哲私議其見文集申此則君之學一變再變而幾於道者也君又謂朱子之學由博反約漢宋二家本無軒輊自有明一代專尚宗風弃六經爲糟粕其弊至於束書而不觀我

朝經學昌明一時人才輩出如崑山顧氏太原閻氏宣城梅氏德清胡氏無錫秦氏婺源汪氏攷其所學皆從大段上用功未嘗斤斤於一字一句之異同讀如讀若之瑣碎也自東吳惠氏以小學俱海內而休甯戴氏金壇段氏儀徵阮氏高郵王氏翕然宗之一字之異辯論千言一音之譌徵引各本厯攷乾隆以後之學正米子所謂俗儒之記誦章句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者此又近日學術之一變也故其文集中所論乾隆以後之儒不少假借而於戴庶常之孟子字義疏證凌教授之復礼上中下三篇阮宮保之論語論仁論謂聖賢義理卽在聲音訓詁之中支離蔓衍適足爲賊經害道之尤蓋君之浸淫於漢學者久一旦恍然有以得其要領乃知爲學須辨其有用無用不當區其爲漢爲宋也君自先名宦

夏仲子集

五

公見背後登遭十一年十三年陽侯之厄兄弟折箸君館於袁江二年又館於山左二年一日讀陸梭山正本制用篇及張文端公恒產瓊言慨然曰學者苟善於治生何必亟於求館遂辭若停歸則屏當其所析之產分爲四分以其三爲一年日用之需留其一以備水旱吉凶之乏若所入不足則節其三而不溢其一嘗論元許魯齋教學者以治生爲急務而治生之方惟一儉字一生受用不盡儉則可以明志儉則可以養福讀書而儉必不圖干謁以自敗其廉耻居官而儉必不受苞苴以自隳其名節又謂今日欲整頓吏治必須變通選法今例直省自教職外如經照丞典微員其選缺有隔二三千三四千里不等者跋涉長途春糧拮据一官到手無不及汲營求以償前此之累以備異日之需如是而能

禁其爲不要錢之佐襍乎至於道府州縣則舟車之費僕從之多行李之壯在京非舉債不能到省到省非舉債不能到任而漣王之剋扣滾剝有異日償其值至兩倍三四倍不等者如是而能掣其爲不取陋規之道府不加錢漕之州縣乎議定選法州縣以下官得缺以一千里爲率道府大員以三千里爲率督撫以時察其貪廉而進退之其佐襍人員許該管上司就近調取如雨漢掾史得聽本官辟除之例似此變通則讀書自好之儒必多潔已奉公而不至以貧乏藉口矣君律已務嚴而繩人不苛故其議論皆酌古沿今期適於用是則君雖未歷仕途而經濟之蘊蓄可想也君得年五十二歲其歿以道光丙午八月初十日娶吳孺人繼娶趙孺人子一郡諸生女一適現任山東聊城縣縣丞徐昌年皆吳孺人出嗚呼君歿甫三載叔子亦相繼奄逝而變少感參商晚益離索折腰五斗之祿驚心多壘之秋追憶昔年授經庭楹肆禮綿蕪牽裾共宛若生平一旦感念人琴視其良柏豈獨令而之感抑亦郢質之悲已爰以簿書之暇校定君書而先梓其文卷六卷行世並述君所學以諗當代立言之君子以備異日儒林之採擇云

時咸豐甲寅中秋月同懷弟燮謹狀

夏仲子集目錄

卷一 陸王學術流弊論 陸清獻公宜升配十二哲私議 書

明儒學家後 說學上 說學下 乾隆以後諸君學術論

學術有用无用辨 姚江格物辨 淮南格物辨 瞿塘格物

辨 明儒習氣論 當下揭 解經說 書程後議序 七冊弁言附

主靜說 時宜說 名號說 明史不立道學傳論 師說

訓儉

卷二 讀道命錄 讀比溪字義 讀崇正辨 讀學部通辨

讀陳定宇集 讀魯齋遺書 讀康齋日錄 讀白沙集 讀

章楓山集 讀讀書錄 讀呻吟語 讀三魚堂集 讀楊園

年譜 讀湯子遺書 讀寒松堂集 讀李二曲集 讀張清

夏仲子集 目錄

恪公各種 讀二希堂集 讀汪雙池遺書 讀張文端公聰

訓齋語 讀張文端公恆產瑣言

卷三 讀四庫全書提要 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書亭林遺

書後 書毛西河全集後 書曝書亭集後 書閩百詩尚書

古文疏證後 書臧玉林經義雜記後 書忠定字九經古義

後 書戴氏遺書後 書潛研堂文集後 再書潛研堂文集

後 書抱經堂叢書後 書江良庭尚書集注音疏後 書高

郵王氏各書後 書儀徵阮氏各種後 書禮經釋例後 書

經韻樓叢書後

卷四 宗動天已見于經說 鄭氏箋毛說 王風正義不當從

劉說 昏因時月說 孔賈刻漏不同說 儀禮篇次說 士

冠禮爵弁服注文誤倒說 冠服說 冠禮加敷說 昏禮問

名辨 士昏禮婦乘其車先俟于門外說 士相見禮至人請

見賓反見賈疏辨 鄉飲酒禮賈疏乖正義體說 鄉射禮長

尺有握握素鄭注誤字攷 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經注

誤字攷 公食大夫禮賈疏誤釋宰字辨 儀禮祭祀吉凶異

宜說 鄭賈喪服補經說 喪服經文誤入傳下攷 書曲禮

正義後 有藉無藉說 檀弓非六國時人辨 友郭卽聖周

說 釋奠釋菜說 禮器鄭注舛誤攷 宮宰宿夫人注誤字

攷 見于母母拜之解 春秋說一 春秋說二 春秋說三

攷定周禮天官序官瘍醫疏 攷定喪服小記其義爲男子

則免婦人則鬢疏 攷定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疏 跋

夏仲子集

目錄

二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陸氏釋文倒置攷 諸經釋文注疏上

下倒置重複攷 諸經所附釋文與單行本互有得失說 毛

詩三禮賈孔二家正義評 設詞說

卷五 讀史記 讀史記周本紀 讀裕少孫補孝武帝本紀

讀前漢書諸王表 讀後漢書紀傳 讀晉書 讀新唐書

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四史目錄後 書萬季野補歷代史

表後 修徽州府志雜論 讀徐鼎臣校定說文一 讀徐鼎

臣校定說文二 說文豐字當從豐說 說文誤釋鼎字辨

釋一 西漢人著述攷 五行相生駁 孀婦後論 跋宋文

憲集 跋呂新吾集 書陽明年譜後 書魏叔子集後 辨

萬季野事 書賈舉攷畧後 墨稼堂藏書記

卷六 選法私議 河事私議 鹺政私議一 鹺政私議二

治生說 治生補說 答友人問學政 與陳薦卿秀才論爾

雅書 與王懌坡明府論省志書 與伯兄論廟制書 與伯

兄論韻書 再與伯兄論韻 與溫明叔檢討書 與江秋田

明經書 與沈鼎甫侍郎書 再與沈鼎甫侍郎書 與姚石

甫都轉書 與方丈植之書 與李方赤太守書 與朱蘭友

宮贊書 與溫明叔侍講書

右雜文六卷甲午在袁江館中所編次也首二兩卷讀宋元明

以來諸儒之書有得而述者也第三卷則針砭漢學諸君也四

五六三卷述經史者居多其餘皆可存之作也或疑第三卷語

近排擊始亦自疑既而思之攷據至今日海內盛行稍能識說

夏仲子集 目錄

三

文數字讀注疏幾行便欲集矢程朱極口謾罵以爲義理卽在

訓詁之中宋儒之義理皆鑿空之義理狂言扇惑无所底止是

以不嫌絮聒辨其是非陸清獻答湯文正書云陽明比朱子於

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

耳庸何傷區區之意猶是清獻之遺意也編次之後未敢示人

丁酉客揚州桐城姚石甫權都轉篆武進李丈申耆寶山毛君

生甫同爲都轉之客三君學問文章一時推重袖以相質三君

挑燈互閱許其識見爲百年所未有時桐城方君植之漢學商

兌炯尙未見石翁謂炯曰予知子未見方君之書也而持論若

合符節方君所辨洞見近人五藏六腑子更扼要立言不煩言

而辭必傳之作也後數日復謂炯曰先從祖姬傳先生晚年深

恨於宋儒之書少所發明今得方君與子吾鄉爲大有人矣李丈毛君同聲附和稍稍傳播沈侍郎鼎甫李觀察方赤俞孝廉理初皆次第見之遂令炯不能終秘矣夫許鄭程朱之學皆確然不可易之學也程朱雖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主于發明義理其於漢儒之名物制度未嘗不深許焉而萃精力于其中今乃但尊許鄭而舉程朱之書盡委如土芥何也炯固嘗肆力于許鄭者也編中所列大率奉宋儒爲主臬而向時考核所得亦未忍全弃且以見炯於漢儒之學亦曾三折其肱特不敢效諸君之偏僻耳原編草草无次閒中復整理之以俟有識之論定焉道光庚子冬月炯再記

陸王學術流弊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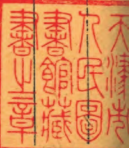
聖人之道行之百世而无弊學聖人之道者各得其性之所近雖淺深高下不必一致但使守轍循途勿見異而思遷則亦不至于言不顧行喪其所守自金谿氏出陰竊葱嶺之旨而陽托于聖人之徒其所謂學頓悟之學也其所謂道蕩然掃除文字專務收攝精神之道也當時惟朱子深加排斥其餘一時高明之士俱不能勘破至姚江復以良知號召天下其視陸學尤不脛而走于是元明以來諸儒羣樂其學之便而趨之恐後而朱子教人由博返約循序漸進之旨譬如一片荒土死人壘闢矣然試平心察之朱子

夏仲子集

卷一

一

之學何等切實近道陸王二家之學處處說心語語言悟何關實際學朱子之學者讀其書守其說知行並進敬義夾持雖其人之資稟造詣各殊未能盡合于道而其畔焉者未之有也陸王之學只是管攝此心此心之外一毫不顧而其管攝此心也亦只是不使此心容一事一物與禪學之默坐澄心同其于此心之當理與否亦不問也故其學務在守寂其守寂之時此心雖不見理尙不至十分害道至不守之時此心漫无把柄而放蕩形矣故象山答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改服朱子文集答顏子堅書云聞已得祠曹牒髡髮有期作此坵遞奉報子堅象山所謂高明之士也而毀冠裂冕如是耶又象山稱傅子淵爲擒龍打虎手段或問今之學者爲誰象山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而朱子答江長孺書言



江西之學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指子淵也卽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啟發死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后言動殆不可攷然則子淵之嗜酒顛狂非朱子誣之明矣子淵子堅陸門之高弟而子堅公違名教子淵放越禮法象山之學之弊可想矣陽明之流弊亦然其一傳再傳專事講學講學之外多不自檢如緒山龍溪陽明之門死出其右者背其師說之處且不必道緒山以親喪未祥遽出遠遊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良知何在而如是耶荆川謂龍溪篤於自信不爲形迹之防包荒爲大復无淨穢之擇是龍溪亦言行不掩何怪薛方山置諸察典且當時訾之者之衆也其餘若黃尚書縮從陽明講學立艮止爲學的面史言其坳從張桂高忠憲家譜中言其居鄉豪

夏仲子集

卷一

二

橫不知其艮止者何事徐文貞階從聶雙江講學自以爲得王氏之傳與南野松溪雙江迭主講席然史所紀事實乃機詐用事之人而且田連阡陌鄉論雌黃不知所講者爲何學李僉都見羅學於鄒文莊以止修爲歸宿而其出獄戍閩以待罪之人仍用督撫儀從其所止所修者何在耿恭簡定向雖未受業王門其論學則每稱致良知與龍溪等相切琢當江陵奪情恭簡致書比之伊尹以爲任天下之重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此豈非違心之論喪其天良者乎宜其值母忌日供帳奢華无異疇昔爲史惺堂所斥也甚至如顏山農之无賴何心隱之狼戾穢行見於野史者皆淵源於姚江之徒又有徐珊者亦姚江之弟子正德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珊不對而出一時頗高之後珊爲辰州同知侵餉自縊

致時人有小人學道則縊死之謠豈不貽笑千古至於學王而明
祖禪佛及明季鼎沸之時兩浙講學之士競尙披緇藉以避禍如
全謝山所盛稱者猶其弊之小者也嗚呼學於象山者如彼出於
陽明者如此試攷朱子以後高弟若蔡氏父子黃直卿陳北溪以
及元明以來宗朱之儒如許魯齋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
及我

朝之陸清獻張楊園等有一人言不顧行者乎比而觀之孰得孰
失瞭然燭照而數計矣予嘗欲仿扶風漢書之例爲宋元以來大
物表若取金谿姚江講學二派與紫陽講學一派以九等弟其高
下并用雙行細字疏其大畧恐象山陽明有知亦自悔其當日雖
萃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也

陸清獻公宜升配十二哲私議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後千四百年濂溪始發其端二程及橫渠繼之語其躬行心得濂溪旣異於二程橫渠也二程橫渠旣異於朱子也卽豫章延平爲朱子之所自出其視朱子亦非有二也所以必推朱子爲集其成者朱子繼諸儒之後其學由博返約由粗及精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可至聖人之道其教人也循循有序讀書法六條卽千聖相傳之秘也白鹿洞學規卽孔孟不易之教也而其功尤在闢佛闢禪深入其窠臼而洞見其五臟癥結使聖人之道燦然炳然絲毫不爲邪說之所羈入故其功迥出於周程張子之上自朱子沒后金谿之徒倡狂無忌至姚江出益潰厥圍元明兩朝如魯齊月川敬軒餘干諸公造詣不爲不粹然守道有餘衛道不足陽明晚生遂得乘其間而以良知倡天下使天下協然應之其爲吾道之害視禪佛更有甚焉中間雖有整菴清澗極力砥柱而俱爲陽明之骸所掩

夏仲子集

卷一

四

國朝康熙年間陸清獻公隴其出始大放厥詞專攻陽明以崇朱子譬如老吏斷獄迎刃而解朱子之學乃昭然復明於世是則朱子者孔孟之功臣也清獻未出金谿餘姚之學卽有一二洞識之士灼見其謬而德望學術不足以勝之則雖闢亦旣益整菴清澗之書之爲所掩是也至清獻出其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教人讀書也務先精熟羣經傳注正義并通鑑綱目正史諸子韓文以廣其識而歸之於切己體察近裏著己以篤其志其闢陽明也聲其罪使旣可逃窮其弊之所極以救聖道之正

蓋自朱子既沒之後五百餘年廓清摧陷之功未有加於清獻者也讀困勉錄松陽講義讀禮志疑諸書何等精深博貫三魚堂全集具在處處教人熟讀三經三禮三傳及一切有用之書處處教人歸本躬行實踐處處表章困知記學節通辨諸書務使學者尊崇朱子脫盡金谿姚江之藩籬其學識之宏規模之大深謀遠慮之无不周到元明以來諸儒无足比方者矣嗚呼孟子沒後千五百餘年而生朱子朱子沒後五百年而復生清獻天非有意爲斯道作干城耶

昭代崇儒重道朱子升配十哲已爲千古不易之典私議竊以爲宜升清獻以配之何也秦漢以後佛學禪學之害經朱子精心爬剔絲毫不得假借故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朱子沒後金谿姚江夏仲子集

卷一

五

之害經清獻大聲疾呼使墨守者不能爲之回護則清獻之功又在朱子下傳云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言祀典之論功也清獻功過元明以來諸儒似宜升配一以見朱子之後至是始有嫡傳一以見我

朝昌期景運大儒應世而生其誰曰不然乃一二淺見陋儒妄議清獻排擊過甚非有道氣象然則孟子泰山巖巖亦非有道氣象乎刺孟疑孟昔賢不能自知又何怪妄詆清獻者哉

書明儒學案後

南雷黃氏作明儒學案有明三百年學術源流備於是矣其大要在墨守陽明歸本蕺山蕺山南雷之所自出陽明又蕺山之所自出也然袒庇太甚不特門戶之見爲後人所窺破而持論偏頗有意用譎亦殊有乖於講學之道今綜全書而核之有三事焉明儒以敬軒爲最粹敬軒之學腳踏實地无絲毫出入南雷乃謂敬軒起佐丁京大理由於王振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待禍又謂景皇易儲未上一言于肅愍之獄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不知易儲一事敬軒實不在朝起官由於王振係後渠之言史无實證肅愍之獄敬軒已與同列爭之爭之不得乃以婉言請減所謂相機而行激之轉足敗事此真敬軒見理之明養

夏仲子集

卷一

六

氣之到南雷乃執有明之矜尚氣節者議敬軒矣之矣且敬軒一生語語本於躬行心得其詳在讀書錄南雷乃獨稱其七十六年死一事此心真覺性天通以爲晚年聞道未可量蓋以此二句語義空靈已開後來文成一派故獨稱之此其用譎一也整菴之學功在闡神攻陸困知記一書其論吾學與禪陸不同之處毫釐不得假借有聖人起不易其言南雷乃一概不以爲是但謂其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闕學問蓋陽明之學卽禪學以整菴爲是卽不得以陽明爲非故翩然反之如是此其用譎二也東莞陳清瀾氏著學部通辨專攻陽明及陸學自成一家之言南雷學案一書獨遺其名若謂因論學不合而遺之則整菴與陽明亦水火霍文敏涓涯亦與陽明不合學案乃俱載

其言論甚詳且亦畧及其與陽明柄鑿不入之處而獨遺東莞豈非以東莞之書疏通證明直搗巢穴一經採擇則玉學一派骨髓俱露其遺東莞而不遺整菴涇涯者東莞官微學未大顯整菴涇涯官高而名重也使東莞當時名大震書大傳播則南雷學案不敢作矣此其用譎三也以此爲學案學術何時有定案乎而且可哂之事不止一端李二曲作觀感錄取農夫宦匠賣油傭等人列之簡策意在作興愚夫愚婦耳南雷作學案此何等關係而盛稱夏廷美韓樂吾朱光信等使居然列於講學之林然則不必讀書但憑頓悟始皇焚書之禍未至若是之蕩掃也所以然者荆門以後所講之學皆心學譬如禪家作偈能作一偈便是真禪象山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白沙詩云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傳陽明詩

夏仲子集

卷一

七

云悟後六經无一字又云漫道六經皆注腳陸陳王皆一鼻孔出氣南雷尊尙陽明宜乎不自知其陋也其尤可哂者顏山農乃放僻邪侈之人何心隱乃狼戾死忌憚之侶方與時乃詭言譎行欺詐用事之小人南雷俱因其踵陽明之後互相標榜而一概急稱之然則講學者只求憑虛而有得不必言坊而行表矣不謂南雷著書使名教破敗決裂之至於是也

學問一事不可變者也而有時此興則彼廢彼興則此廢者習久則弊生弊甚則變起循環之道也秦皇焚書以前死論矣兩漢諸儒掇拾灰燼之餘實事求是諸經訓故師法相承然而其弊也至秦延君以三萬言說堯典二字而魏晉之際一二高明之士出得乘其弊而盡反之竟以清談亂天下矣此其一變也稽康阮籍劉伶之徒競尚虛無放蕩禮法固不足責而有道之士如陶淵明乃亦云讀書不求甚解則元風日暢經學漸將蕩然死存故宋齊以逮周隋則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皇甫侃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劉焯劉炫諸儒數典證文析疑質難至唐而陸孔賈三家得藉以集其成此又其一變也唐儒會萃經說每

夏仲子集

卷一

八

明一義則兼綜各家每發一難必回護鄭氏誠哉漢儒之功臣矣而周孔微言僅昌黎氏得其一二而所得又皆皮毛則聖學幾于絕響於是宋五子作始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聖道爲己任而天下乃知漢唐兩朝之學其功倍于小學而无用此又其一變也極盛之後邪說漸興其時荆門已與紫陽角立門戶再傳而爲慈湖聖學漸息至姚江以良知發論有明一代專尚宗風鄙讀書爲口耳之事以詁訓爲糟粕之言而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苟聆其言而有所悟遂亦可以埒于講學之林是率天下而滅經傳子史矣此又其一變也 國朝講學之家漸就實境當湖表章讀書分年日程意在救明代儒者之失其時風氣日上李天生顧亭林朱竹垞胡朏明閻百詩諸人後先繼軌經學大昌其才其識頗有出

漢唐諸儒之上者此又其一變也近百年來自臧玉林書出專習小學東吳惠氏繼之名爲搜求古義不過綴緝異文乾隆中葉以後儒者所攻舍余正說文釋名廣疋玉篇唐韻佩觿集韻諸書別死他事一字之譌此往彼答一文之外累牘連篇學問之瑣碎淺陋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此又其一變也漢學變爲清談清談變爲六朝唐人之義疏義疏變爲濂洛關閩之理學理學變爲禪風禪風復變爲經學近則經學變爲小學矣自漢以來總其大凡已有七變小學至今已爲死義不搜死微不入使天下聰明才辨之心思汨沒于象形得聲讀爲讀若之內吾未見其有用也由小庶幾變大必有人焉能大聲疾呼明經濟而闡義理以救今日之失者也

昔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然而昔之學者難今之學者易何也如
皇焚書載籍殆盡漢興除挾書之令諸經雖稍稍出見然而卷帙
不多儒者皆有師承皆能精其業魏晉而降至南北朝說經之家
義疏迭出視漢人經注十倍之矣唐雖刪定諸家定爲各經正義
然而每一注而正義之文十倍之或數十倍之矣宋則理學日興
濂洛關閩之音俱出程朱傳授又復多家矣元明兩朝沿宋人之
派語錄文集又不下數百種矣 國朝以來國初理學經學乾隆
以後小學之書又更僕而不可勝紀矣加之自漢迄今既有正史
又有通鑑綱目紀事本末通典通志通考諸作既有經學諸編又
有天文祔術輿地水道六書音韻諸類年代愈多則書愈難讀故

夏仲子集

卷一

十

儒者生今日苟知向學觀書不易讀更不易是昔之學者易而今
之學者難也然而前代書雖少儒者讀書无不實事求是季長通
人授經於家北海大儒侍幃三年服鄭旅店而商著述祭遵軍中
而好雅歌沿及六朝南北諸儒質辨商析唐人會萃于斯本焉宋
五子出雖主倡明絕學而紫陽教人由博反約二者不偏重有明
以後功令專以制義取士高明之士能讀漢魏唐宋以來之書者
始不多得而庸惡陋劣之輩所相與講求者高頭講章毛本時藝
如是而已當湖屢嘆時文旣興學者鄙隘鄭元王肅之異同鵝湖
鹿洞之辨論俱不知爲何語蓋緣有制義一徑可以捷足而取功
名科祿彼請曲難讀之書宜其束置高閣而可以終其身不用也
是又昔之學者難而今之學者易也

乾隆以後諸君學術論

學尤大小以適于用者爲貴故義理爲上經濟次之經學史學次之詩古文詞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聲音訓故不過藉以攻詩古文詞藉以攷經史而已詩古文詞得其概矣經史涉其門矣是當歸本于義理經濟以求爲有體有用之儒斯可以名一家之學國初諸公若當湖楊園夏峰二曲睢州不可及矣其次則南雷亭林潛邱充宗季野勿菴拙明天生稷若謝山次風諸公其書具在純駁雖有不等要皆各成片段不得目爲死用之學至乾隆以後近百餘年來講學之士專爲一節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刺刺不休不特絲毫不適于用且破壞碎裂轉爲賊經今就其稍著者論之穿鑿性理故爲艱深勾股割圓改宣城之面目六書音韻竊

夏仲子集

卷一

七

江氏之緒餘是休甯戴氏之學也據此校彼改異爲同明知死用之辨好爲小慧之行是抱經盧氏之學也生今反古以篆代真說堯典不讓三萬言之繁詮禹貢獨無一二端之得是良庭江氏之學也炫博矜奇以多爲富讀史不鏡得失僅詳某本或作某養新萃爲一編令人味之死可味是嘉定錢氏之學也妄誕已邀寬典著述仍竊虛名漢魏之音掇拾前人所唾弃傳誌諸作不明體要而立言如記杭大宗太史武虛谷大令汪容甫明經諸事皆語涉鄙里是穉存洪氏之學也攷工何補匠氏辨穀止祿老農資稟旣愚不能貫通經注傳會不合因而轉駁鄭君是新安程氏之學也割裂本經之句讀變易傳注之原解廣正一字疏至千言語助之詞謂經傳釋詞積成巨帙是高郵王氏一門之學也自知淺陋依傍他人謂依傍東原著書亦覺其多多鳴

蟲終誚其啣啣是金壇段氏之學也此數家者皆近百年來名稱
顯著之人試一一取其書平心而察之何編足以發明義理何帙
足以有裨經濟卽以經史而論較之 國初諸老真有霄壤之判
徒覺其鄙蕪瑣碎坐井觀天而已而其不及諸家者又不足道也
人才日下學問隨之以予所觀諸君極其才力何難本詩古文詞
以通經史本經史以裕經濟本經濟以求義理不此之務而轉相
標榜自囿耳目則豈非舍康莊大道而不由而好爲旁門曲徑以
自誇其便捷哉

學術有用無用辨

自周程張朱倡明理學由元明以迄國初其間象山陽明雜出雖意見各殊不免害道然要皆從心性上用實功立意求至于聖賢之學故象山荆門之政卓然可觀陽明宸濠之功千古不朽卽有明一代學者除澠池河東餘干整菴一峯楓山諸君子外若魏莊渠鄒魯廓歐陽南野羅念菴聶雙江羅近溪耿天台鄒南皋呂心吾唐荆川黃石齋顧涇陽高景逸劉念台等究其學術皆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而立朝氣節與夫爲國爲民之心方諸聖門政事之才有其過之而死不及卽陶石簣泛濫方外居然謂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金正希好究佛書專以無心爲本領亦可謂名爲講學其實背道而馳而石簣妖書之役守正不屈正希以

夏仲子集

卷一

五

身殉國視死如歸可見學雖駁雜不過用心之偏而其爲學之始已早有古昔聖賢可學而至之志故得用于世則勲名爛如如上諸公是也其窮而在下則講明義理以修其身以望天下後世則王心齋周小泉陳刺夫李經綸冀元亨諸君子是也雖窮達不同學之有用則一國朝以來若陸清獻湯文正李文貞魏敏果張清恪陳文恭蔡文勤皆以聖人爲必可學故居官立朝與古名臣若合符節其隱居未出之儒如張楊園孫鍾元李三曲刁蒙吉左翊宸苦口教人時時爲世道人心之計推原其故皆从本原上講究故皆能益于天下後世雍正乾隆以後之學則反是矣若臧玉林惠氏父子余仲林錢漑亭盧抱經任子田江慎修戴東原孔奕軒程易田汪容甫劉端臨段茂堂王懷祖孫淵如洪穉存張皋

文等專好尋章摘句之學著書多者至百餘卷少亦數十卷讀其書味如嚼蠟於身心性命民生國計无一語提及夫學之爲言效也似此爲學學何所效諸君中惟盧抱經惠仲孺官至學士任子田官侍御戴孔洪張官編檢庶常猶曰清華之官无所設施也王懷祖孫淵如官觀察段茂堂爲縣令可以小有爲矣其設施究竟有可傳者否其在顯位者則有若紀曉嵐秦味經翁覃溪朱石君錢辛楣王西泚王蘭泉阮芸台王伯申等俱富于著述動盈卷帙及取而讀之不過爲名物制度添一新解爲聲音文字增一公案爲魯魚亥豕多一讐校如是而已謂爲道術粹然經濟卓然則未敢深信也嗚呼百有餘年來在下諸儒矻矻孜孜考核同異死識者驚爲某某通儒某某碩彥有識者則以爲是死用之辨也是不

夏仲子集

卷一

十四

急之察也是古者小學之所不屑而大學之所深惡也其已見用于世者唯唯諾諾旅進旅退深恐沒身不彰因而網羅人才役志纂輯无識者以爲某公博洽多文某公提唱學問有識者則以爲舍其本而逐其末遺其大而究其小死裨于家國無益于一已徒啟天下浮薄之習長學者驕矜之氣也其去國初理學諸儒相去何啻萬里而猶悠然自得以爲道不外是亦可哀已是知根究義理者雖尺短寸長未必悉歸大道而居家則能治家居官則能爲國小用之而小效大用之而大效如是方可謂之有用之學其徒事訓詁詞章者日鑽月研咬文嚼字不復知身心爲讀書之本阨而未用於檢身齊家治生接物之道一切不講一旦僥幸入官則農桑水利學校以及事上官接僚屬御書吏等事更覺茫然無

措一毫無異于俗吏之爲是雖淹貫古今窮極百家九流有不致
諂于无用之學者未有也學之有用无用在能講明義理否耳義
理未嘗不兼訓詁詞章如其力所不能則又不如畧訓詁詞章而
專攻義理觀百餘年以前理學盛其爲有用如彼百餘年後訓詁
詞章盛其爲无用如此言學者亦可得其概矣

姚江格物辨

姚江之說格物曰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又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必盡乎天理也又曰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又曰大學明明德工夫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意之本體卽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

夏伸子集

卷一

夫

又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在格物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无非是誠意的事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姚江曰灑掃應對就是物今按姚江格物之說其弊不可勝窮姚江旣知大學誠意卽中庸誠身大學格物致知卽中庸明善可見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始與明善針鋒相對矣今乃云物者意之用又云意在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云云又云灑掃應對便是物則物不指事之理而專指事矣夫事者人之所共知不待格也事之理有千變萬化之不齊而同歸于是故必待格之然後能析其精微而不使淆亂若但以事親事君仁民愛物視聽言動灑掃應對爲物則意之所在俱可名之爲物饑思食食亦物也困思眠眠亦物也

故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吃飯倦來眠只此修行元更元總之皆認知覺作用爲性與慈湖所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拜无非大道之用同一鼻孔出氣陽明之學顯然禪學无疑矣若聖學則事親事君仁民愛物視聽言動灑掃應對俱有至當不易之理格物者格其至當不易之則也如旣事親事君必格其事親事君至當不易之理不得便以事親事君爲卽物也旣視聽言動必格其視聽言動至當不易之理不得便以視聽言動爲卽物也大抵陽明錯認物爲意之用故不得不訓格爲正以斡旋其說要知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與正心誠意顯是一樣其爲乖背經義亦當不自安于心耳至云格物爲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誠意爲誠其物之意致知爲致其物之知雖似四通八達

夏仲子集

卷一

七

其實无義可解夫心與意與知之外更有何物何得云格其心與意與知之物心爲己之心意爲己之意知爲己之知何得云正心爲正物之心誠意爲誠物之意致知爲致物之知且陽明旣以意自相背戾若是大學明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陽明偏一云再云明德之功只是誠意誠意之功只是格物先以誠意爲至再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然則經何不云意誠而后知至知至而后物格乎凡陽明所論皆不顧聖經之旨而自逞其穿鑿傳會之說其貽誤後學之害真甚于洪水猛獸吾故不得不以陽明之誣朱子者比陽明也

姚江錯認物爲意之用故將物字說成虛空粉粹淮南則專認物爲物有本末之物謂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劉蕺山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注腳再云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蓋蕺山亦知淮南之說于經文多扞格特以其學出姚江爲王門高弟故就其說而增成之使可无弊是回護門戶之見也今按大學格物致知原分兩層如淮南之說混格與知爲一是仍不出陽明窠臼况物有本末緊承上文語脈是本斷指明德末斷指新民物字自與事有終始之事一類今乃專指物爲身與天下國家又以身與天下國家分出本末既不顧本節文義且

夏仲子集

卷一

大

強使下文雜亂无次格物一概修齊治平一概修爲本而齊治平爲末又爲一概誠意一事竟爲虛位卽就蕺山所彌縫則致知一事併入格物致知亦爲虛位矣恐聖經之旨必不如是也蓋淮南認物字太拘泥故不得不訓格爲格式之格又恐上下文不相貫注故又釋首節止至善爲安身知止而后有定之知止爲知安身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如此乃使上下文不露痕跡不知在止于至善經文顯就明德新民而言若如心齋之說止至善爲安身分明釋至善爲身釋止爲安矣夫以止爲安可也以至善爲卽身則斷不可也下文文明云修身此處又訓止至善爲安身安身與修身是一是二心齋當何以別之心齋又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

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后身安也是更自相背戾矣
既云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則格物就兩邊說合兩
邊說乃見格爲絜度之義今又云反己是格物工夫則格物單管
安身止就一邊說矣且既以安身爲止至善又謂反其仁治敬而
身安則止至善之上復添反己一層工夫反己既爲格物工夫反
己又爲止至善工夫豈任說錯雜顛倒此真所謂理障也

或問中載孔周翰說物爲外物之誘瞿塘本其說而衍之謂物卽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于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已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又曰作聖之功不外于格物而格物必先于三大欲三大欲者好色好貨好勇是也學者做工夫先過三欲去行四勿卽容易了又曰五性死聲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又曰程子說主一死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卽有所好樂忿懣等心也卽格物之物也今旣知格物工夫自然不之東之西不消下一

夏仲子集

卷一

十一

敬字矣今按陽明心齋之說格物糾纏藤葛學者或不盡爲所惑瞿塘之說格物則近乎直截了當最易動人而其乖背聖經之旨以及自逞臆見則與陽明心齋同也何者養心與寡欲克己與復禮格物與致知皆語意相承然必說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後與致知相承若訓物爲物欲之物則克去物欲卽底眞誠是格物與誠意相承不得與致知相承矣其弊一也格物致知皆明善一邊事誠意正心乃誠身一邊事今解格物爲除去有我之私與誠意慎獨之功死分彼此是格物與誠意俱屬誠身中間夾一致知致知之前已誠其身致知之后又何庸復誠其意其弊二也旣云格物爲除去有我之私又云先過三欲去行四勿未知過三欲與行四勿在格物之外抑在格物之中如在格物之中則格物之內

已包一切不必牽扯如在格物之外則畫蛇添足格物仍不得爲下手工夫矣其弊三也虛靈中有一毫之蔽卽是物欲不僅在形氣若僅格形氣上之物欲則方寸錮蔽之處不能消除盡淨五性从何呈露其弊四也以妄想心爲卽有所好樂忿懣等心卽格物之物然則格物與正心顯然是一致知誠意之先已用正心工夫致知誠意之後又詳正心工夫聖經毋乃顛倒錯亂乎其弊五也以主一无適釋敬乃敬字鐵板注腳今云能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束之西不消下一敬字然則聖人說敬之處皆成贅旒矣其弊六也陽明之學與紫陽水火不相入今乃謂紫陽說前一步工夫陽明說後一步工夫彌縫兩家強使畫一其弊七也瞿塘精于易學其說六爻錯綜變化之處深得聖人理象奧妙而其說大學格物乃乖背謬妄若是所以然者瞿塘蓋欲以是求勝于陽明而不知其弊卒與陽明等則何如仍守洛閩二家之說以无失爲篤信謹守之士而乃好爲畸異與講學家爲立門戶宜乎南雷譏其數十載空山獨學无朋而私心自智也

明儒習氣論

有明一代之學至文成而後傳布者廣而儒者習氣亦自文成講學之後而始見予攷明史列傳泰以諸儒語錄文集覺明代儒者習氣所在一則各標宗旨以競勝也文成以良知作宗旨學其學者各立意見於是及門之汝中洪甫有主四有之說者矣有主四無之說者矣餘則或以歸寂爲宗或以天根立論或以自然爲名或以龍惕爲喻或以艮止爲主或以止修爲的太抵俱思獨創一名以矜識悟之悟舉其實諸儒所創總不出文成一人圈套也一則轉相依傍以得名也文成之學已倡狂妄肆而不自知緒山龍溪復承其風而肆去之欲使天下後世之言學俱折衷于文成其時若聶雙江並泰執贄文成之門下文成既沒乃因緒山之言設

夏仲學集

卷一

五

文成之位而北面之又如羅念菴亦不及見文成既定文成年譜亦因緒山之言譜中改稱門人其後一傳再傳而外俱名爲王氏學至羅近溪學于顏山農亦以其淵源王氏山農不修邊幅近溪師之已不可解其後遭山農笞辱當亦自悔而至死不悟終以山農爲聖人楊復所學于近溪又以近溪爲聖人李卓吾學于何心隱亦以心隱爲聖人其餘此往彼來互相推重幾若聖學一脈至有明而始復見而究其病根不過互相依傍以思附驥尾而名益彰耳一則動輿講堂以會衆也文成在時已到處講學文成沒後緒山龍溪迭主講席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東廓南野雙江松溪先後官京師聚徒講學京師靈濟宮之會聽講者數至千人以外而一鄉一邑之設立講舍者又其末也萬厯以後南

都講會復盛敬菴九諦海門九解不可窮詰高顧旣罷朝籍歸復
修東林書院大會四方之士每月三日聚輒數百人其論學王與
世爲體務在是非明白而東林黨禍遂从此起聚徒講學之風君
子不得不以爲戒矣然則明人之習氣皆自文成一入聞之故論
有明一代之學不得不歸咎文成也

當下揭

當去聲下當時同下者當時也有明一代學者好言當下不知當下見道非真道也禪學也昔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當下有花卽當下示意也古靈行腳回叅受業師見師窗下看經有蜂子鑽窗求出靈曰世界如許濶大不肯出鑽他故紙當下有鑽窗蜂卽當下譏師看經也羅整菴初在京師見一僧問何由成佛僧曰佛在庭前柏子樹當下有柏子樹卽當下說佛也象山始宗禪學其與慈湖同集雙明閣數提本心二字慈湖問何謂本心適平且聽扇訟陸子曰適聽扇訟見得誰是誰非者卽本心也當下有訟卽當下說心也象山之爲禪學有此事足徵全體矣至明而姚江承其弊語言鋒利專就當下悟人如楊斛山記陽明轉人輕快一友

夏仲子集

卷一

言

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心平氣味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已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旣已心平氣和又要教甚麼又南瑞泉守紹興一旦質于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死一言文成曰何過瑞泉愿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瑞泉曰死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瑞泉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吾言乎瑞泉笑謝而去觀此則陽明之當下解人與象山不謀而合也又如周海門教人亦貴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墻曰信得當下否曰信得海門曰汝是聖人否曰也是聖人海門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他如羅近溪見得當下渾淪順適顧涇陽謂不思不勉當下卽是高景逸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死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明

之學大抵皆當下之學也不知當下見道斷非真道朱子補格
致傳一旦豁然貫通承至於用力之久聖人之學所以異于禪學
者腳踏實地見道非模糊影響見道也明儒當下之說蓋自誤誤
人而復不自知矣

夏仲子集

卷一

五

解經說

解經非自後儒始也有經卽有義卽有解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解義文之易也書序解百篇之書也詩小序爾正解三百篇之詩也左公穀三家解春秋也其爲解春秋者十之一其兼紀事者十之九王制明堂位解周官也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問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篇解喪服士喪禮士虞禮旣夕也冠義解士冠禮也昏義解士昏禮也鄉飲酒義解鄉飲禮也燕義解燕禮也射義解鄉射禮大射儀也其餘曲禮檀弓以下三十二篇雜解周禮儀禮也明唐仁卿醉經堂集云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后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

夏仲子集

卷一

五

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从他處求之諷咏千週恍然觸類矣 國朝萬寯崇云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死由悟傳注之失旨哉二家之言斯可謂善解經者矣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由此推之易之卜筮易明而方智圓神之理難知也書之世系易明而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難知也詩之鳥獸艸木虫魚易明而正變貞淫之旨難知也春秋之例易明而褒貶筆削之義難知也故解經者解其義也義苟尋矣則言語文字之有舛訛可姑置也况自漢以來易有京焦荀虞詩有大小毛禮有鄭氏春秋有服杜至唐又集南北朝諸儒之書以爲各經之義疏則于典章訓故名物制度詳且盡矣後之讀經者止慮義之不明不必患字句

之不解也故宋儒出灼然見諸經自漢唐諸儒以來已若康莊大道學者但當尋求其義以探聖人制作之精其專務記誦詞章者則以爲俗儒則譏其功倍小學而先用乃近百餘年來解經之士視前一變不味義理但搜字句古字通用之處及句讀異同之間何關緊要動輒長篇累牘辨駁不休至有因此而舍本經日取說文釋名廣雅玉篇廣韻佩觿諸書以校一字之訛一文之外終其身孜孜不已者不知此乃古人入學識字之始功以爲由此以解經則可以爲解經之要不外于此則不可昔上蔡初見程子背誦諸史不遺一字程子尙誦其玩物喪志如近百餘年來諸公之解經又未必值得程子之一誦也

書程後議序

讀書之法詳于朱子而其法止六條未嘗標明應讀之書至元程畏廛氏本朱子之法修讀書分年日程詳列應讀之書有看讀倍讀溫讀抄讀諸法諸經既畢以次讀通鑑韓文楚詞然後周真西山之法始作科舉文字當湖陸清獻公知靈壽時序而刊之以爲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其所列應讀之書皆不可不讀之作真吾人爲學之圭臬而作聖之實功也第程氏生于元代所列之書至彼時而止程氏而後數百年來真儒碩彥相繼而出故有益于人心世道之書不減兩宋又元明以後學術日雜異于程氏之時故居今日而論讀書於程氏所編之外增補斷制兩不可廢康熙年間整屋李二曲口授

夏仲子集

卷一

天

門人李文伯士瓚讀書次第由小學而入大學自經傳以及文史俱有論斷又口授門人張敦庵珥體用全學一卷期于明體適用二者交致然讀書次第所列之書博而不雜醇而有要誠爲入學之正軌而體用全學一冊則開首便不免于背謬以象山陽明龍溪近溪慈湖白沙六人之集爲明體中之體以程朱吳薛胡羅諸儒之書爲明體中之功夫然則程朱諸儒之學其悟道實際尙不及荆門餘姚諸儒乎是二曲所謂體用全學特二曲一人體用之學不足爲千百世學者體用之學也蓋自程氏以後雖高明如二曲而不能得讀書之要領其他又可知矣乾隆年間開四庫館搜羅天下之書并分儲江浙嘉惠士林士生今日不患無書可讀惜其時風氣爭尙漢學故所有經史及聲音文字之書未訪殆盡而

庶幾爲學術人心風俗之計視沾沾於考訂者蓋有間也

夏仲子集

卷一

辛



書程後議第一冊弁言 論熟讀之書

書之必當熟讀於古有徵乎曰有荀子云誦數以貫之司馬溫公
答學者云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
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死可思索此溫公
之善解荀子也秦皇焚書之後經籍散亡漢興諸儒遞相傳授乃
稍稍薈萃成書若使當日申公伏生諸儒讀書不熟亦安能口相
傳授俾經籍既亡而復存是熟讀之法古人早然但未深切著明
教學者耳橫渠先生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
爭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成誦之說
始于此千古讀書之法所莫能外矣故朱子云橫渠成誦之說最
爲捷徑蓋深契之也夫諸經字數非甚浩渺而難完也自七八歲
入學以至二十非甚短促而易過也以如許之歲月僅求能熟讀
有數之經書雖下愚之資不難日積月累以底于成况乎下愚之
資之甚少也而舉世入學之童子乃罕有一二人能熟讀諸經者
舉世之父兄師教亦竟無肯以是循循誘其子弟者則豈非利祿
中人童蒙入學二三年四書文義稍通卽令開筆習學制舉以至
諸經日就荒廢乎不知功夫死在用之理誠能遵依古法卽程氏
分年日
程中倍讀看 積寸成尺積尺成丈胸中經書爛熟動筆必能異人
讀溫讀諸法 若拋卻經書專習舉業則高頭講章毛本時藝雖終身埋頭其中
亦未必勝人也孰得孰失願與讀書諸君子共證焉

書程後議第二冊弁言 論精閱之書

二十以前應讀之書俱已讀完自是而後可以看書矣自二十以
至五六十歲六七十歲歲月甚長苟屏去一切閒思慮閒出入閒
應酬則雖汗牛充棟之書俱可卒讀何況應閱之書擇其至要者
止有此數而尙不能精以求之乎漢唐諸儒說經俱有家法遞相
傳授程朱諸儒亦諄諄教人精熟傳注次及諸史自荆門有六經
注我我注六經之說自沙繼之又云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傳元
明以來士遂可以束書不觀自命儒者夫天下之理雖具于人之
心而不證以古人之所得則仍然一人之心非千百世同然之心
也諸經文義奧衍不攷漢人之訓詁何以悉其名物制度不究宋
儒之義理何以知其廣大精微且治亂興衰具于史冊不看通鑑
夏仲子集 卷一 三

綱目何以知歷代之興廢政治之得失人物之臧否是故應看之
經史而不看其上焉者必日蹈空虛寂滅之弊而爲學術之大患
其下焉者必汨沒於時文詩賦而爲識者之所鄙士生經史明備
之後視古人讀書難易不可同日而語若仍悠悠忽忽耗有用之
居諸失一生之學業豈不甚可惜哉經史爲羣籍之精華近思錄
等編又經史之權度閱之不精仍與不閱等陶淵明不求甚解乃
晉人之清談未可資以爲口實也

書程後議第三冊弁言 論正學術之書

三代以前上死二教下死二學至孔子有攻乎異端云云則其時異學漸起已能惑儒者之耳目矣至孟子之時楊墨之道盛行孟子以聖道自任故不得不大聲排斥秦漢以降佛法入中國士大夫羣相尊奉莫知其非梁武帝時達磨復以禪學另開門徑盛于憲能而倡狂于宗杲金谿氏竊其說而飾以儒言遂爲宋元明以來三朝之害世運愈降則學術亦愈岐非小故也夫程朱之教卽孔孟之教也孔孟之教則堯舜三代以來羣聖相傳之教也載諸經籍炳若日星乃不於此鑽研尋繹而必別求之荒唐不經之說元遠莫測之旨吾誠不知其何心也故學術未岐之先儒者一面讀書一面窮理學術多岐之後儒者讀書必先辨所讀之書窮理要必先究所窮之理而後書非異書理死異理以之持躬涉世乃出于萬全而死鱗昌黎氏始闢佛而未中其肯綮宋五子出然後窮詰其妄使不得遁莛其說散見各處未有專書專書自朱子雜學辨胡致堂崇正辨始自是而後禪學寔昌代有識者能折其角其書具在俱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也儒者經史旣通之後天下將于是仰望其學術則正學術詰編惡可不先讀以端其本哉

書程後議第四冊弁言 論益身心之書

前此精閱之書無論近思錄通書等編爲身心之範卽羣經傳注諸史得失皆身心之矩矱也茲曷爲復列以後各編也曰學問之道如種植然始焉培其根繼焉必達其支以時灌溉浸淫而漸漬之達支之說也培根之書經傳諸史備矣而其文義古茂用意深遠非鑽研之久不能入而與之化則浸淫漸漬以達其支之書不可不朝夕循覽也吳康齋每至貧困无聊輒誦明道先生行狀中卽融釋此其驗矣自周程張朱而後迄于 國朝文集語錄日記於身心所以致病之由及所以修身治心之故語之詳明言之愷切文辭不嫌于朴實意味總覺其深長蓋由一言一動俱从體勘而來故筆之於書沁人心脾開人識見儒者經史閒暇日手一編

夏仲子集

卷一

三五

覺在我之一身病痛俱被前人指出良方妙藥當下卽是久而又久不患不到聖賢地步也有益之書不止于是而精華要已畢具優而柔之饜而飫之不必拘定課程開卷可以獲益然後知宋元明以來諸儒之爲功世道不淺也

書程後議第五冊弁言 論廣證佐之書

前此正學術之書爲秦漢以來佛學禪學之盛足以亂人心智不得不先正其趨也其趨既正又必須究其本書立言之弊而後曉然于猖狂死忌者害已兼以害人一二有識之儒起而力攻之實救世不得已之心也善乎李二曲之言曰吾人止爲一己之進修則六經四子及濂洛關閩遺編儘足受用著欲研學術同異折衷二氏似是之非以一道德而抵狂瀾釋典道藏亦不可不寓目譬如蘊盜苟不得其賊之所在何以定罪二曲之學亦復尊尙陸王未能深辨學術之同異而其言則實讀書者所必當守也佛書之在齊梁以前者皆粗而淺雖達磨亦以三藏皆筌蹄自達磨五傳而至六祖其說愈精宗杲繼之而益盛象山等節以儒言遂黑白涇渭之難辨矣是佛之下一截得胡致堂縷析其妄學者可不必涉獵三藏而慧能宗杲以後迄於陸王以來其說理益元其去道益遠前此正學術之書浸淫旣久胸有成竹再取禪陸各家逐一磨勘有如擒賊賊證悉明矣蓋不窮極達磨以後之虛誕无由得前人苦衷扶正之心卽无由信大道灼然不易之則大學之要首在致知知其所以是仍當知其所以非此證佐各編所以不可不看也

書程後議第六冊弁言 論裕經濟之書

昔安定胡先生教人分經義治事二齋一時以遊弟子往往有稽古愛民之稱則其效如桴鼓之相應矣蓋儒者不出戶庭於朝綱之得失政治之利弊无由得知惟恃平日博稽羣籍使胸中先有邱壑一旦乍到官守庶不至茫然无措異乎俗吏之爲有明以來專以制藝取士士遂窮年累月專向時文討生活計偶然得第八仕自謂道己在是循官場之俗套謀衣食以終身其於國計民生如坐雲霧內而倚劣幕爲腹心外而任猾吏之耳目歷官至數十年之久經濟无一二端之建豈不重可惜哉夫河防兵守漕務釐政非可以苟且盡職也簿書煩瑣胥吏雜沓非可以无本而使之無弊也氣節何由而崇廉潔何由而著循良何由而稱非浸淫於夏仲子集

卷一

美

古昔儒者之言論設施鮮有不貽誚尸位者前此熟讀精閱及益身心各冊所以求治之本已悉寓於其中取而譬之則醫理也茲冊所列則醫方也桂林陳文恭之言曰蘇子云藥雖進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无不立效願諸君推心理之同以盡治人之責而又參之前言往行以善其措施則宜民善俗或有取焉此則區區之心所以爲經濟計者也

書程後議第七冊弁言 論擴聞見之書

孔門設教由博返約故一則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再則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未有多聞多見而學能四通八達者也未有不讀書而能稱多聞多見者也朱子嘗曰天下無書不是合讀的若一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東坡答人書云少年讀書當如入海百貨皆有鄭康成囊括大典網羅百家亦只是能多讀書耳前此所刻苟循序而求之其聞見不可謂不擴矣而必終之以此者經史之外諸子皆有精華此不得遺者一也史以編年爲主而陳壽以下各家正史雖不能全讀亦必當取以相參此不得遺者二也唐以後諸儒說經各種中多妙義 國朝則惠氏一門之漢易王西莊之尙書胡朏明之禹貢陳長發之毛詩

夏仲子集

卷一

七

江慎修之三禮諸作皆大有功於漢儒此不得遺者三也六書至今日而益暢古今韻至今日而益精天文祕法至今日而益密金石至今日而搜羅而殆盡此不得遺者四也昔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尙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惟用竹簡故書之難讀如此後世易以板本其視古人已大易矣然晁以道言嘗欲得公穀傳遞求之死有後得一本方傳寫得則宋代板本尙不易購今則印板廣行省會暨府州縣皆有書肆乾隆年間開四庫館江浙兩省皮藏三分

詔願讀中秘書者許陸續領出吾輩幸生今日猶不能擴充耳目用廣見聞則匪惟有負

朝廷涵濡之至意抑亦古今人度量相越大遠矣

聖學之要不外主靜主靜之義周子發其端二程張子繼之朱子又申明之其義彰顯死遺蘊矣自金谿氏出以禪學亂吾道陽明陰竊其旨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一二有志之士遂謂主靜之久易流于禪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夫主靜而必根于仁義中正則非死本之靜故高忠憲曰周子之言靜非境靜之靜也故自申之曰死欲故靜程子恐人相認欲字故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程子又曰人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過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有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死雜念有事時專一无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貴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周子言靜程子實之以敬是

夏仲子集

卷一

美

靜非枯寂之謂也張子則曰知禮成性知禮者卽所謂持敬也朱子則在在言居敬又曰敬者主一无適之謂而靜之妙義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死非僭之于主一无適則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人欲退而天理復矣欲淨理見此心昭然若揭粹然无疵不必言靜而已死時不靜死地不靜矣程子所謂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无異夫疏水曲肱靜境也金革百萬非靜地也然此心苟有所主無二無三則處疏水曲肱者此心處金革百萬者亦此心隨所處而無二念也無三念則無他適矣無他適則心一矣心一則心靜矣此一以貫之道也吾人苟知此義處處持一敬字卽處處得一靜境獨處无妄想獨處靜也接物必順應接物靜也處富貴貧賤患難而心不擾不動則富貴貧賤患難之中亦靜也所謂靜固

靜動亦靜者灼見此理死事遠取而高求矣若如白沙之言靜必
在陽春樓獨坐三年不接一物始能養出端倪不知自古聖賢那
有如許閒功靜坐豈不廢卻人事拋棄倫常乎達磨入中國見梁
武帝不曉其義遂入嵩山面壁九年白沙既能屏絕一切何不竟
學達磨於陽春樓中終其身何以三年之後仍出與世相接豈亦
稍知自墮空寂死濟于用而始翻然悔悟耶此由不知周子主靜
之本不知程張朱子之知禮居敬卽周子之主靜故私心自用墮
落于禪而不知耳至陽明之學行而主靜之義益晦直以大中至
正之道佐其清虛元遠之談其貽害學者更非細故有能習靜者
先求之周程張朱之言則死往非通衢大道矣

五帝三王所以維世之要其大經大法亘古不易者雖有千百聖人出不能易其轍而改其絃故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以及仁義禮智信五常天地不變斯道亦與爲承昭上自帝王下至樵牧人能知之人能由之无弊可生故无時可息其餘禮樂刑政則五帝不能相合矣三王不能盡同矣井田封建三代以前行之則有利无害三代以後行之則有害无利故秦之變古非純用私意也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古庶士以上皆有庶後世品官立庶雖俱載典禮而宰相有不立家庶者由古者皆世爵祿立庶能世守之後世考選用入宰相之子不得仕進則淪爲庶人庶人之子一得科第卽可躋顯要若一概立庶興廢无常甚有不便也古者

夏仲子集

卷一

單

適士以上始得祭祖庶人祭禰漢以後庶人皆上祭三世五世又有祠堂祭始祖以下此亦人情所不能自己不得遂以爲僭也喪禮以磐浴尸以几綴足後世不行焉亦不忍動其親屍之意也古葬用脯醢藏壙中後世無之懼其致蟲蟻也古弔生不弔死故但有主人拜賓之文无賓拜柩之文今則弔者先拜柩乃唁主人弔生改爲弔死死者人之所大惡故生死並弔不爲非也古者三十而娶後世則不能待至三十張楊園與人書云僕所反覆鼓勵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非无見也古者出使行禮之人皆使其子弟後則多使服役之人以簡爲貴也由古服役半係刑人後世則貧賤之人爲人服役故不妨于使也古者君子必佩玉珩璜瑀瑋聲中律度後世死之若多佩玉則純綺也古者重作樂士

夫琴瑟無故不去于後世若效之則近于荒也古者居喪大功以上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後則居父母之喪亦不能不誦且不能不授徒矣陸子靜謂呂伯恭居喪授徒爲非亦就伯恭彼時而論尙不須此耳若寒峻須此生活坐以待死何殊毀而滅性也古祭祀必立尸雖郊天亦然成王祭天周公爲尸不愧其爲尸也後世雖家祭不立尸一則難于選尸一則素所熟習之人或卑幼子弟一旦以神明奉之於情理亦未見其得也古者婦人於丈夫皆俠拜雖於其子亦然後世不然丈夫相爲禮皆此拜彼答獨婦人兀拜丈夫立而不動婦人旣拜丈夫拜婦人立而不動已而婦人復拜丈夫復不動此亦情義之有不合處也古者雞鳴而朝內則遂定爲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常法後世惟朝廷有之居家則无居

夏仲子集

卷一

聖

家之人以卑事尊辨色而起緩適尊長之所亦所謂安老无驚也故儒者讀書除三綱五常所當力挽末俗頽風外其餘可以從直從俗之處不必泥古以自表異微特封建井田爲迂儒之談卽尋常細故苟返之于理無大背謬者亦當仍之未必古人之所行皆是後人之所行皆非也若沾沾章句不能達古今之宜妄思復先王之舊徒駭世亂俗而已矣

名號說

陋儒之論謂聖人皆聚生于三代以前而後世罕有之足徵氣運之衰是不然矣賢聖之稱各異乃古今名號之殊非氣運之異也氣運雖有盛衰然衰極必盛未有衰而不盛者也三代以前止有聖稱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其稱聖人宜也湯武之德遜于堯舜禹與文王而亦稱聖伊尹遜于周公而亦稱聖伯夷柳下惠又遜于伊尹而亦稱聖知三代以前之稱聖是常稱也聖固稱聖賢亦稱聖也至後世則但有賢稱而無聖稱顏曾思孟僅得大賢之名其他可知非顏曾思孟之學未躋于聖人地步也非秦漢以後儒者無一可居聖人之列也秦漢以後若江都孔明河汾昌黎謂其學尚未至于聖宜矣濂洛關閩出集諸儒之大成非羣聖復生乎

夏仲子集

卷一

聖

自是厥後元許魯齋明澠池河東餘干國朝當湖楊園夏峰唯州二曲以及張清恪陳文恭蔡文勤觀其行事讀其著作於明儒曹薛胡羅諸公有過死不及是僅得謂之爲賢乎所以然者三代以下賢固稱賢聖亦稱賢也非三代以前有聖人而三代以後遂死聖人也時世名號不同也譬之皇帝王霸淺人謬說以爲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然讀詩書所載五帝之德果遜于三皇乎三王之德果遜于五帝乎自秦始皇改稱皇帝相沿不改後代帝王果遂高出三王之上乎此亦猶之三代以前多稱聖三代以後多稱賢或因而尊之或從而抑之傳諸千古一成不變乃質文異尚之一端論世者正未可拘泥遂以爲聖人之造詣終不可得而至也

明史不立道學傳論

明史開館之時總裁以有明一代道學甚盛思仍仿宋史儒林傳之外別立道學傳一時通儒俱以爲可不分別朱竹垞答史館總裁第五書云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又云明之諸儒講濂洛之學河東薛文清而外寥寥數人薛公列傳當在幸輔之列若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莫若合而爲一陸清獻公答徐司寇書云史記列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孔子後之學孔子者不必別立世家也宋史列道學傳所以特尊周程張朱後之學周程張朱者不必別立道學傳也尊道學于儒林之外所以定儒之歸歸道學于儒林之中所以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一時論不立道學傳者以二公之

夏仲子集

卷一

聖

言爲通達透徹史官遂不啻據爲左券矣然史家之長在才學識而識爲尤重前之作史者旣有道學儒林之分則道學傳實不可少道學者言學問鉅細悉歸于道也儒林之名雖不亞于道學然白兩漢以後經術深者皆入儒林修宋史者見以前儒林一傳但錄著述之家死復賢否之別故不得不別立道學傳在當時雖爲創例在後世則實不可易之常例也若統列一儒林則設有博通經史著作宏富而心地險僻行止乖違亦得與躬行心得之儒並坐一堂一室非史家褒善貶惡之意也宋史道學傳二十三人有明一代道學薛文清曹月川胡餘干羅整菴蔡虛齋章楓山呂新吾呂涇野皆卓然能繼程朱之學者卽康奎白沙甘泉三家學術雖不及薛胡等之精實而粹然儒者死所謂驚世駭俗之處異于

王學一派亦卓然爲道學死疑有此十餘子居首益以婁一參周翠渠陳剩夫周小泉張東白莊定山何柏益陳克菴陳清澗等其道學人數亦不減于宋史至陽明宜入列傳其傳授一派視其學術淺深歸入儒林文苑不使混淆豈不兩得其時諸公皆以爲不必者 國初儒者承陽明餘習學術大半未歧若明史別立道學傳勢不得不攢斥陽明一派故雖陸清獻之卓識亦不肯爲危言峻論此總裁之无識而非清獻等之過也竹垞謂除薛文清而外寥寥數人不若合而爲一蓋不知有明一代理學之盛矣至謂文清當在宰輔之列此又不然史家立傳當从其大文清立朝未久无大建樹異于高顧諸公其一生學術史家所當詳論若列名宰輔而盛稱學術豈非郢書燕說此又竹垞之未達史體也

師論

今無師乎曰有有蒙師有舉業之師有鄉會之房師座師有保舉之師有投拜之師今有師乎曰無蒙師舉業之師非學問之師匠師也房師座師感恩知已則有之不得謂之師也保舉投拜之師縻門利孔之奔競尤妻妾之所羞稱也然則如何而後稱師師者傳道問學之謂通人如北海從學馬融歸而其箸書稱馬季長豈非以融品行不足爲師與不然何虛君先師獨標師稱也必如二程之於濂溪朱子之於屏山藉溪延平程朱門下之於程朱陳白沙婁一齋胡敬齋之於吳聘君徐曰仁錢洪甫王汝中之於餘姚方可謂之師蓋師者道之所在學之所在也是故不論爵位不論尊卑不論齒明人胡宗正羅近溪故舉業弟子也後近溪聞宗正

夏仲子集

卷一

星

遽于易學反比面之此以師師弟子者也餘姚倡道東南年才四十上下董蘿石以詩社老叟執老妻織練一匹請居門下餘姚再辭而后受之此以老師少者也孫徵君鍾元講學北方湯文正以裁潼關道缺須次候選來從鍾元學既久處人不知其爲監司大僚此以貴師賤者也計甫草爲三吳名宿聞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歸卽師事之此以文人師樸行者也南豐甘京與謝文瀉爲友一日服之誠也遂師謝子此以友師友者也數君子者其知師道矣今之蒙師舉業之師律以古人之義已不盡可師然猶曰斯文一脈也房師座師以一日之遇合成終身之服事此末俗之陋已

而保舉之師尤散滿天下外官則司道師督撫府州縣師司道佐雜師府州縣京官則部員師卿貳科道師都憲翰林師掌院各衙

門僚屬師堂官朝廷之名器竟爲師生之衣鉢矣至于投拜則大
都面不相識因一時顯秩炎勢所在介求委贄其能文者因而夤
緣進取殷富者藉以嚇詐鄉愚以爲吾有某大官爲師又其下者
以趨承之方爲狗彘之行出入公門媒獲重利而受投拜者亦竟
不分流品不問從來苟有人願列門牆一概托于不拒之說遂至
藏垢納汙死所不至世道如此尙可問乎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
人師夏子曰今之患在好師人師道蕩掃至于此極有世道人心
之責者竟聽其一往不返哉

士品之不正大抵中于好利一事其原起于嗜欲太深思所以快其欲者非財不繼於是不得不百計鑽營卽一二上進之士日夕用功勤習制舉窺其隱曲並死有心爲國爲民留爲異日設施之地不過思博取高科獵登顯要以爲一己衣食死窮之計子孫永遠受用之資而已夫子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今則世風日下雖少壯皆不能免其實得與不得早有數定非人力所能爲徒令心術日壞人品日汙衣冠而有盜賊之行朝列而來市井之譏耳雖許魯參教學者以治生爲急務司馬文正公見士大夫每問生計足否然所慮者誠恐不屑治家人生產失于會計以致于求假貸自取趨起囁嚅之態非教人先利後義也而所以會計之法不外

夏仲子集

卷一

零

一儉自古聖賢如顏子簞瓢陋巷何損其爲顏子子路衣敝緇袍何損其爲子路原憲納履決踵何損其爲原憲子思三旬九食何損其爲子思秦漢以降聖人之道不明功利得以中人臟腑於是相率甘爲死恥之行齊梁之際遂至士人熏衣薙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揚揚得意忘其卑鄙苟賤爲識者所恥誠可嘆也有宋以後理學大盛人尙廉隅遂多節儉可法之事如辛簡穆一豆羹不受嘗至貧不自聊范文正雖位充祿厚皆以施賢活族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死以爲斂子死以爲喪張文節在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張子韶處困時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後不變鄭亨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掛壁間曰吾學張子韶要見舊時齏鹽風味可長久也許魯參家貧

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吳康益十一月
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畧无厭貧之意謝天錫并曰
一病幾殆同年項歐東恤其窮困毅然弗顧抵家後先世第宅推
與庶弟別架數椽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朱光信蕙薪
養母每造王心齋講堂聽講浸浸有味有宗姓助以數十金令其
生活計庶免作苦光信曰子非愛我且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
生矣卒擲還之章楓山致政歸諸子躬耕力食當事至蘭溪來訪
者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于族人出入死不徒步唐太宰漁石
出入亦效之羅文莊官至吏尙食恒二簋陳棐愍以廣東布政速
聞卒于南昌一無所有張東白斂以疏給曰公平生清苦斂以時

夏仲子集

卷一

吳

服公志也李谷平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供朝夕嘗留客飯貸米
乏薪至嬰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罷羅一峯以修撰告病歸家
貧窶至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呂令助以堂食之錢一
峯曰食以堂名退食自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弗
受凍餒至于死亡而一死所動于中劉忠介通籍四十年敝帷穿
榻蕭然布素 國朝湯文正撫吳以節儉示範一日閱簿見公子
而雞一隻厚責之曰汝謂吳下雞賤如河南耶陸清獻官嘉定知
縣革職歸魏環溪薦疏云陸隴其與妻同駕小舟惟圖書數卷織
機一張而已張楊園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醪野蔘相對殷肫蔡
文勤曰吾官至卿貳菜羹家風无肉食邱而康貧无居屋魏叔子
紀其實曰兄因妹長寄卧城頭翁避媳炊立餐簷下只此一椽容

膝之地便爲三世聚首之居以上諸儒眞所謂高風峻節百世儀
表要不過只認得貧賤爲讀書之常節儉乃進德之本耳善乎季
元衡之說曰貪饕以致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
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深
甯老人以爲至言信乎其知言者也晚近官方日壞士行不端學
術不明人才日下皆由習于奢侈一往而不返因歷數古名儒之
足以廉頑立懦者著于篇

夏仲子集卷一終

夏仲子集

卷一

晁



